

流年记

咂甜儿

孙运强

经过春天春风春雨的孕育,越过夏天雷电暴雨的洗礼,至秋天,玉米便长得高大挺拔,宛如威武的士兵,傲然地屹立在田野上。田间的老人摩挲着那硕大的玉米棒子,怎么也掩藏不住内心的喜悦与期盼,被苦日子熬成“川”字的眉宇,终于舒展开来,心里就像吃了定心丸。而我们这些常在田边挖野菜的孩子,对这又粗又长的玉米棒子毫无兴趣,却对一些不结棒子的玉米秸秆情有独钟,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?

原来,大凡田间的玉米,总是长得参差不齐,大多数结一个棒子,也有结双棒的,还有一个也不结的,俗称“孤老棒”。这种不结棒的玉米,可能是播种时种子太秕出苗太弱,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制约,被相邻茁壮的玉米苗欺凌打压,吸收的养分满足不了玉米棒的需要,就结不出棒子,身单力薄地站在那里,不出众,不显贵,没有人为它鼓掌喝彩,只能招来鄙夷的目光。

其实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有表现自己基因的欲望,一如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小草,它总是把自己的一点青绿色镶嵌在峭壁的石缝里,点缀在深谷中,以表现自己的“作用”。“孤老棒”虽然没有人们期待的棒子,但它却能把从土壤里吸收的养分聚集在秸秆中,并转化为糖分,化腐朽为神奇。“孤老棒”的秸秆像甘蔗一样甜,它把自己的作用以“内敛”的方式展示给世人。于是,这些令人不待见的“孤老棒”便有了自己的乳名——“甜儿”。

这正中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下怀。在那饥馑的年代,我们这些农家孩子常以野菜、树叶、草根等苦涩食物果腹,一向亲近甜味的味蕾却受到苦味的虐待,我们甚至不知道糖是啥滋味,能到田间寻到一棵“甜儿”咂起来,无疑是一种美味的享受。于是,我们常常在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,趁大人收工以后,借助玉米青纱帐的掩护,就像小小的游击队员要与鬼子作

战一样,悄悄地潜伏在玉米地里,佯装剜菜,其实是在干破坏玉米的勾当,那些“甜儿”就成为我们的战利品。我们就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婴儿,一旦找到了母亲的乳头,不吸够够肯罢休。一棵“甜儿”在手,先用牙撕去外皮,后将内瓤咬入口中咂吮,一股甘甜的汁液便在口腔里旋荡,那细腻而温柔的甜味瞬间唤醒了被苦涩禁锢的味蕾,让它在舌尖上轻舞,尽情地享受甘甜的犒劳。之后便顺着喉咙流淌下去,就像一溪甘泉流入心田,酣畅淋漓,回味无穷。

不是所有的“孤老棒”都甜,也有不太甜的,外表暗紫色的较甜,青绿色的味淡。可在黄昏光线暗淡时,想分辨出哪棵甜哪棵不甜并非易事,全靠品尝,甜的就咂,苦的就扔。城门失火,殃及池鱼,许多结棒的玉米也被无辜折断。

尝到甜头后,我们更加肆无忌惮了。可这一次没有那么幸运,当我们津津有味地贪婪于那难以割舍的甜味时,生产队长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。纸里包不住火,这是迟早的事。这一棵棵玉米眼看就要成熟了,这是救命的粮食啊,在荒年,它比金子还要贵重,岂容几个毛孩子胡乱糟蹋!我们都吓傻了,乖乖地随队长走进队部,每人罚款5元,并通知家长带款来领人。这在人们辛劳一天才能挣四五毛钱的年代里,也算“乱世用重典”了。

回家后,我吓得不敢吃饭,也不敢看母亲那幽怨的眼神。我的父亲在外地教学,常年不回家,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兄妹五个孩子,过日子何其艰难,花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,而这五元钱,得靠母亲那纤弱的身骨干十几天才能换取,她该有多么痛惜。她若能打我一顿,以此释放心中的怨恨,我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她的惩罚。可母亲毕竟是进过学堂的,知书达理,没有难为她的孩子,只是说,以后别这样了,等过年买糖给你们吃。至今,想起母亲那句风轻云淡的话,我还是泪眼盈盈。

风物咏

菟丝子

惟耕

在父亲的农田里,菟丝子与狗尾巴花、牛筋草一样,永远都是赶不尽的野草。这些野草就如洒在泥土上的阳光和雨滴,有人讨厌,有人喜爱。父亲就不喜欢它们,原因是它们一直在毫无底线地与庄稼争夺维系生命的养料,这让一向谦和温婉的父亲烦恼不已。但我对这些野草之中菟丝子的印象却出奇地好,甚至达到了根植于内心的痴迷与敬畏。

菟丝子有好几个名字。爱思考的人叫它无根草,是因为在它的茎蔓上很难找到扎入泥土的根系。憎恨它的人叫它豆阎王,是因为它最偏好亲近豆类植物,这些植物一旦被它看中,保准秋后颗粒无收。还有人叫它金丝藤,因为它全株都是些细如发丝的黄色藤蔓,所到之处,宛若金丝漫游。我想,同样是种庄稼的人,那些称它为金丝藤的人,一定是山村里最有学问的人。

父亲识得一些字,但算不上有学问的人,他不管什么金丝、银丝,生来就是与这些野草对着干的。父亲一生都没离开过他的土地,他知道哪块地里的牛筋草多如牛毛,哪块地里的菟丝子能让大豆荒芜殆尽,他甚至知道哪块地里除了庄稼,还有多少个物种在繁衍生息。对待菟丝子,我记得父亲时常咬着牙根,把它们从庄稼上扯下来,然后摆放在裸露的岩石上暴晒,或者深埋到土坑里,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。

当我从父亲侍弄过的土地上挣脱出来,切换到另一片全新的土地上,做着与他做的类似的农活时,我也同他一样,与这些田野里的精灵展开了难分胜负的争斗。但是,对待菟丝子的态度,我可不像父亲那样残忍,即使是在我耕种的土地上,我还是网开一面,依旧把它看作儿时的玩伴。

每当如此,我都不禁怀念起年少时,因为好玩,将父亲扔在地头上的菟丝子扯成小段,然后均匀地撒到山坡的草丛里。用不了多少时日,那些被我撕碎的“丝线”,很快就会魔幻般地织成一张金色的大网,蔓延在那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,蔚为壮观。那时候,父亲每天都忙碌得像一头春耕的牛,根本无暇顾

及这个日渐庞大的群体。但对我的这种“逆天”行为,他难免会生出一丝愤怒与无奈。

我多年后才明白,父亲的愤怒并非没有原因。这些菟丝子会在短时间内,结下无数粒用来传宗接代的种子。进了山中就迷失方向的风,会把这些轻若飞絮的种子,无端遣送回父亲的耕地里。明年、后年甚至若干年,父亲不得不亲自参与一场又一场与菟丝子的疯狂对决。

即便如此,我仍然会对这种神奇的生物充满敬畏。我曾在父亲的庄稼地里,看到过菟丝子细微的根系。令我诧异的是,在我有意无意编织而成的金色大网里,却再也找不到它的新根在哪里,而丝藤之上无数朵如米粒大小的花儿,却在骄阳下灿烂盛开。莫非它不需要根系和叶子,只靠丝线一样的藤蔓吸收阳光,吐纳空气,就能开花结果吗?当我认识了更多的汉字,能够阅读更多的文章之后,答案才像谜一般地解开。这种寄主与宿主之间的微妙关系,竟也能在植物与植物之间发生。

那天,我读到焦淑斌先生一首题为《菟丝子》的诗:

能有什么错呢
它只是想活着
活成挺拔或者蜿蜒
它也想过扶摇直上
只是过于丰满的理想和它一样
找不到立足之地
求生与死亡,醒悟与忏悔
是山野间的法则
面对供它寄生的植物的死
菟丝子低下头颅,向秋天交出种子
连同叮嘱:平阴阳,息风明昏暗
心有虚妄不甘者忌服

全诗共100来个字,为菟丝子的一生正名。我也有幸看见,在宁夏平原上,在黄河岸边丰腴的农田里,人们有意将菟丝子和大豆混种在一起。大片的菟丝子,以其金色的丝线紧紧缠绕着大豆的枝叶和花朵,大豆则心甘情愿地弯下腰身,任由它依附和吮吸。只可惜,这一对死对头握手言欢的场景,父亲是看不到了。

夫妻同遇白内障 术后携手重见鲜亮世界

59岁的周先生(化姓)与58岁的徐女士(化姓)从未想过,困扰自己多年的视力模糊,竟是白内障在作祟。如今,他们已成功手术,再次看清了这个世界。烟台爱尔眼科医院青白科副主任崔益乾医生提醒市民:白内障会影响正常生活,要早发现、早治疗。

模糊日常:从眼前模糊到辨不清人

“手术前,几米外分不清性别,全靠声音辨人。”3年前,周先生突然出现视物模糊的症状,自行滴眼药水后,模糊感还在持续加重。直到近期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双眼视力为0.6,白内障已至中晚期,并存在引发青光眼的风险。

而徐女士的双眼视力也因白内障影响降到0.5。“起初看东西只是‘雾蒙蒙’

的。”徐女士说,直到看街道变得模糊,颜色难以分辨,才到医院进行检查。

崔医生解释,白内障初期可能只是看东西发暗、重影,但随着晶状体浑浊加重,会逐渐出现视力下降、色觉异常,甚至会影响日常起居。

成熟技术护航:夫妻同日重见清晰世界

夫妻俩选择在同一天进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。术后,夫妻俩同时发现,周边都变亮堂了。“身边的街坊都来烟台爱尔眼科医院做的手术,我们相信医院的口碑和医生的技术。事实证明,我们的选择没有问题。”术后,周先生开心地说。

据了解,目前主流的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,通过2—3毫米的微小切口,就能将浑浊晶状体粉碎吸出,再植入人工晶

状体。相比传统手术,它具有创伤小、恢复快的优势。

拖延有风险:白内障或诱发青光眼

“很多患者觉得‘白内障要长熟才能做’,这是一个误区。”崔医生强调,白内障患者的晶状体会过度浑浊膨胀,挤压眼内房水流通道,若再拖延,极可能引发急性青光眼,导致剧烈眼痛、头痛,高眼压还会造成视神经损伤不可逆,严重者会失明。

崔医生表示,白内障像头发变白一样无法逆转,药物只能暂时缓解,手术是唯一治疗方式。当白内障影响到正常生活(比如看手机、过马路受影响),就可以手术。越早治疗,手术难度越小,术后恢复也越好,能避免青光眼等并发症。

白内障科普:这些要点要知道

什么是白内障?晶状体原本透明,会因年龄增长或受外伤、糖尿病等影响逐渐变浑浊,导致视力下降,这就是白内障,5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随年龄增长显著升高。

哪些人需要警惕?除了中老年人,长期受紫外线照射、糖尿病患者、高度近视人群,有白内障家族史者,都是高发人群,建议每年做一次眼部检查。

如何预防?外出时戴太阳镜阻挡紫外线,控制好血糖,避免长期使用激素类药物,多吃富含维生素C、叶黄素的蔬果(如菠菜、蓝莓)等。

最后,崔医生提醒,若出现视力渐进性下降、看东西发暗、模糊等症,千万别拖延,要及时就医,守护清晰视界。(李林)